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756
29 October 1987

CHINESE

第二七五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7年10月29日星期四，上午10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布奇先生

(意大利)

成员国：阿根廷

德尔佩奇先生

保加利亚

茨韦特科夫先生

中国

李鹿野先生

刚果

阿杜基先生

法国

布朗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约克伯爵

加纳

格贝霍先生

日本

菊地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别洛诺戈夫先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沙利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伯奇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奥肯先生

委内瑞拉

帕冯-加西亚先生

赞比亚

祖泽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上午10点5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的形势

1987年10月23日马达加斯加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9230)

1987年10月27日津巴布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9235)

主席：按照第2755次会议的决定，我请阿尔及利亚、喀麦隆、埃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印度、肯尼亚、马达加斯加、尼加拉瓜、巴拿马、秘鲁、塞内加尔、南非、土耳其和南斯拉夫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朱迪先生（阿尔及利亚）、恩戈先生（喀麦隆）、巴达维先生（埃及）、奥特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莱汗先生（印度）、基卢先生（肯尼亚）、拉贝塔菲卡先生（马达加斯加）、阿斯托加·加迪亚女士（尼加拉瓜）、里特先生（巴拿马）、阿尔萨莫拉先生（秘鲁）、萨雷先生（塞内加尔）、曼利先生（南非）、蒂尔克曼先生（土耳其）和佩伊奇先生（南斯拉夫）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按照第2755次会议的决定，我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主席和代表团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卡内瓦利—比列加斯先生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按照第2755次会议的决定，我邀请古里拉布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古里拉布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成员，我收到了安哥拉、孟加拉国、加拿大、古巴、科威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巴基斯坦、突尼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津巴布韦代表的来信，要求被邀请参加关于安理会议程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我建议经安理会同意后，根据《宪章》的有关条款以及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上述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西迪基先生（孟加拉国）、刘易斯先生（加拿大）、奥拉马斯-奥利瓦先生（古巴）、阿卜哈桑先生（科威特）、特赖基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沙-纳瓦兹先生（巴基斯坦）、卡若伊先生（突尼斯）、乌多文科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穆登格先生（津巴布韦）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我要通知安全理事会成员，我收到《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主席1987年10月28日的一封信，内容如下：

“我谨代表特别委员会要求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被邀请参加安理会有关纳米比亚局势的讨论。”

以往，安全理事会在审议其议程上的问题时曾向其它联合国机关的代表发出邀请。根据这方面以往的惯例，我建议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主席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刚果、加纳和赞比亚代表1987年10月28日的来信，内容如下：

“我们下列署名的安全理事会成员谨要求安全理事会在讨论题为‘纳米比亚局势’项目的会议期间，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非洲人国民大会)常驻副观察员索利·西默兰先生发出邀请。”

该信已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印发，文号为S/19238。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认为安全理事会决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西默兰先生。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项目2。

第一位发言的是塞内加尔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萨雷先生(塞内加尔)：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向你和安理会其他成员表示祝贺，感谢他们允许我参加有关纳米比亚局势的讨论。我们真心诚意地赞扬你以智慧、经验和杰出的技巧，代表一个我们十分尊重的国家主持安理会的工作。

我还要向你的前任，我们的姐妹国家加纳常驻代表詹姆斯·维克托·格贝霍先生表示敬意，他十分出色、负责地主持了九月份安理会的工作。

才不过两天前，国际社会刚刚全心一致地参加了声援纳米比亚人民及其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周的活动。

这次声援会议是在今年5月份于卢旺达举行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特别会议和纳米比亚理事会本月初于纽约召开的部长级会议之后举行的，是大会几天内将要开始的专门审议纳米比亚问题的辩论的一个前奏。

现在，安全理事会再次开会讨论继续遭受南非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的命运。

这些活动表明了国际社会的关心，自1976年在达喀尔召开纳米比亚问题第一次专题国际会议以后，又于1980年、1983两次在巴黎召开专题国际会议，

1986年又在维也纳、布鲁塞尔、纽约召开这样的会议。这清楚地表明，国际社会从未停止对纳米比亚问题的关注。但事实上，再明显不过的是国际社会缺乏迫使南非当局承认常理的真正政治意愿。

自从1976年通过第385(1976)和435(1978)号决议，安全理事会通过了一项纳米比亚问题解决方案以来，虽然秘书长告诉我们执行方案的所有问题已经获得解决，联合国依然未能应付来自南非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政权的主要挑战，这令人倍感沮丧；

南非决定与历史背道而驰，继续把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实现纳米比亚独立同应安哥拉政府合法邀请，根据公认的、实际运用的国际法，在一项声援协定的范畴内留驻安哥拉的古巴部队撤离问题联系起来。

过去南非一直是擅长拖延战术的高手，这早就人尽皆知，其动机完全是经济上的贪婪和短期的战略考虑，但这不可能长期抵挡纳米比亚人民势不可挡的自由进程，联合国大会、不结盟运动、伊斯兰会议组织、非洲统一组织及安全理事会均已断然拒绝在执行联合国解决计划中掺入任何其他因素。负责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构安全理事会特别在其第538(1983)号和第566(1985)号决议中明确宣布的。

“纳米比亚的独立不得以解决与第435(1978)号决议无关的问题为交换条件”。

因而，从根本上说纳米比亚问题就是非殖民化问题，应该根据第435(1978)号决议，本着大会1514(XV)号决议中所载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精神，和平地解决这一问题。

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一直随时准备协助纳米比亚事业，帮助执行安全理事会第385(1978)号与第435(1978)号决议并为此做出了个人承诺。我向他表示敬意。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是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该组织领导人已证明他们积极主动，面对现实、思想开放、愿意进行对话并富有责任感，而这种责任感也

正是我们在这儿所应强调的。然而，这些努力所得到的回答却可以说是傲慢和顽固立场。南非建立了一个所谓的临时政府——安理会已宣布该政府是无效的——并利用该领土作为基地，对前线国家一再发动侵略和破坏稳定的行动，侵犯了前线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而这两个概念是被视为国际法中神圣不侵犯的原则。

在纳米比亚领土，南非仍企图使其可耻的种族主义统治永久化，南非在那里增加其用于镇压的军事存在，推行其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粗暴地违反人权，结果使该地区的局势日益具有爆炸性。从客观上说，这种局势也严重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是在该领土独立前管理它的合法行政机构。在该理事会的部长会议上及该理事会成员国1987年8月21日的宣言中均对南非军队在整个领土之内，尤其是在北纳米比亚行动区中对纳米比亚人民实行野蛮镇压之后局势迅速恶化表示严重关切。

《联合国宪章》赋予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主要责任就是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因而常任理事国必须认识到，他们在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以及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这一联合国视为首要问题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联合国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托管权已达二十一年之久，联合国设立在该领土独立前管理它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已有二十年，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一项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计划也已有九年了，但比勒陀利亚政权今天仍旧顽固反对人民的解放斗争，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血腥镇压和屠杀纳米比亚人民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对联合国来说至少是很不光彩的，因为这样牵涉到联合国的可行性，而且其权威也受到了很大影响。

安全理事会不能自食其言，适用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各项原则也已十分明确。安理会已一致建立了贯彻这些原则的框架，许多国家包括前线国家也努力为执行第385(1976)号决议与第435(1978)号决议做出贡献，西南非人民组织也以负责的态度随时准备着，但尽管如此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仍顽固不化，

坚持以最后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作为交换条件。因而安理会除了采取行动以外别无他途。

在这方面，我们要求执行1987年10月2日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在纽约召开的部长会议的最后公报，以便开始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从而最终结束兄弟的纳米比亚人民所遭受的深重苦难，结束对其资源的掠夺，以便国际法与自由和人类尊严的原则能够重新占上风。

种族隔离是违反人类的罪行，也是困扰我们大陆南部的罪恶之源。安全理事会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确保立刻彻底废除这一万恶的非人道制度，以便南非人民能够在人人平等、民主和友爱的政权下生活，以便纳米比亚人民能够加入自由与独立国家的行列，以便前线国家能生活在和平之中，全力进行发展。在这方面联合国安理会的主要责任是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它对此的唯一合理反应是根据在旧金山所签定的《宪章》的第七章对南非实行强制性的全面经济制裁。

塞内加尔与其他所有信奉自由、尊严、尊重人的价值与人权的国家与人民合作，决心朝此方向迈进。纳米比亚人民一直前仆后继，而他们最终看到自由曙光，获得真正独立的一天已不会很远了。要实现这一目的，我们就必须做出更坚决持久的努力，在国际社会维护基本价值的斗争中作为先锋，这些价值也就是我们人类社会的基础。

这就是我们今天辩论的贡献，主席先生，我再次向你，并通过你向安理会成员表示感谢，感谢你们使我有机会在安理会发言。

主席：我感谢塞内加尔代表对我说的好话。

我发言名单上的下一位是埃及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巴达维先生（埃及）：我十分高兴地向您表示热烈和诚挚的祝贺，祝贺您担任安理会——这一负责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最高国际机构的本月份主席。我们相信，以您长期的外交经验、政治智慧和个人品德，您完全有能力胜任这一艰巨的任务和重大的责任。由您担任安理会主席，对我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的友好合作关系，这种关系一直可以追溯到我们两国共同建设文明社会的努力。鉴于我们之间的友谊，您当选为安理会主席对我个人也具有重要意义。

在此，我愿向您的前任加纳常驻代表格贝霍大使在上个月非常困难的国际局势下主持安理会工作中所显示的能力和智慧表示我们真诚的赞赏。

安理会再一次开会讨论安理会多年来一直在处理的纳米比亚问题，它依然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在占领下的纳米比亚人民的苦难仍在继续增长，南部非洲的乱荡日趋加剧，尽管众所周知，该问题的和平解决办法在十年前当安理会一致通过第435(1978)号决议时就已确定，人们都在翘首以待，这一项决议大家一致认为是在结束在纳米比亚的种族主义占领，恢复纳米比亚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与独立权利的唯一国际上可接受的决议。

此外，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每一年都重申所有阻挡联合国计划的障碍都已清除，由联合国监督进行的公民投票之所以仍遭阻挠是因为南非坚持把纳米比亚独立与古巴部队撤出安哥拉扯在一起。这种联系解决办法完全不属于第435(1978)号决议的范畴，已经遭到国际社会的反对，认为是干涉两个独立国家的主权事务。

我们认为造成目前局势的原因主要是比勒陀利亚政府的傲慢和顽固不化。比勒陀利亚政府继续制造障碍和借口为拒绝对国际社会的意愿作答复而辩护，悍然无视国际社会已经剥夺了南非在该领土存在的合法性这一事实。1966年联合国恢复管理该领土的直接负责时，南非在该领土的存在即属非法。

毫无疑问，这一邪恶集团在坚持执行其不恶政策方面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支持和合作。这一政策是该区域局势恶化，以及造成该区域以及整个非洲大陆不稳定与

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的原因。因此，我们认为，停止对比勒陀利亚的支持，就是初步强迫该集团停止其顽固不化和无视国际意愿的态度，从而使其遵守公理和正义的原则，并响应理性的呼声与和平的召唤。

毫无疑问，国际社会各成员国一致认为南非占领纳米比亚纯属非法，必须无条件地立即撤离该地区。然而，比勒陀利亚政府如同二十多年来一样仍然拒绝服从有关合法权的命令。它仍然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占领着纳米比亚。它仍继续执行其可恶的与最基本的人权、正义和人人平等诸原则背道而驰的种族隔离政策。

该集团已一味进行暗杀和恐怖主义的活动。它继续恐吓非洲人，扣押爱国人士和非洲政治家以及争取正义与自由的白人战士，压制新闻，并窒息邻近国家的经济。

埃及对前线国家反对南非的凌辱邻国表现的勇敢精神和采取的坚决立场致敬，并支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SWAPO)这一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同时认为，在这种支持以外，还应该立即采取一些积极和有效措施，使这些国家反对占领和种族主义行径的立场变为具体的行动，并取得具体和实际的成果。埃及已向在哈拉雷召开的不结盟首脑会议上建立的支援前线国家，基金捐款，并呼吁加强国际努力帮助前线国家另觅外贸通道，从而减少它们对南非的依靠。我们认为这是一项极为紧迫的要求。

今天，我们再一次要求安全理事会担负起《宪章》所赋予的责任，在保护各国权利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方面发挥作用。

今天，我们再一次呼吁安理会设法执行关于纳米比亚独立的第435(1978)号决议。安理会有责任停止不公正，制止纳米比亚人民的深重苦难，恢复纳米比亚人民的权利，并向侵略者表明他们不能为所欲为，并强迫他们尊重《宪章》的原则。

因此，我们呼吁安理会扩大秘书长的权力，使他着手履行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

计划，安排停火并派遣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为纳米比亚的公民选举做必要的筹备工作。

西南非人民组织(SWAPO)的代表昨天在安理会上再次指出他们十分乐意签署立即停火协议，并在和平倡议方面提供合作。在赞扬纳米比亚领导班子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和政治灵活性的同时，我们希望另一方将作出反应，在未来几周内，我们可以看到在争取和平方面取得重大的进展。

我们埃及人十分清楚，在纳米比亚获得独立和纳米比亚人民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并掌握未来命运之前，非洲的独立就是不完整的，非洲各国人民就不是真正自由的。我们完全支持为争取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所有非洲解放运动。西南非民组是得到开罗的援助和庇护的运动之一。我们感到骄傲的是西南非洲人民组织(SWAPO)在埃及设立了第一个办事处。从埃及的首都它开始政治工作，为被占领国土的人民开创新局面而进行着传奇式的斗争，这一斗争一直得到全世界人民的赞赏和尊重。

我们非洲知道，我们正在进行的反对南非的斗争并非仅限于我们的大陆，而是跨越边界，成了国际性的斗争，因为一切有良知、热爱和平和要求正义的正直人民都站在我们这一边。当所有这一切同南部非洲人民进行的艰苦斗争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完全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必定取得胜利。

主席：我感谢埃及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德尔佩奇先生(阿根廷)：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表明阿根廷代表团满意地看到你主持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在十月份期间，我们已经有过机会赞赏你的外交才干和献身精神。我们完全相信，你对安理会工作所承担的重大责任将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你完全可以放心，我国代表团将给予充分的合作。

我也要借此机会祝贺加纳常驻代表。他在九月份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辛勤地

工作，应当得到我们的感谢。你的坚韧毅力和他的宝贵的主动行动使安理会受益非浅。他再次表现出他的才干，以及他的代表团对安理会工作的积极努力。

今年安全理事会已经第二次开会审议纳米比亚问题了。令人遗憾的是，自今年四月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以来，在执行载有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第435（1978）号决议方面还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该计划依然是国际上一致同意的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基础。

南非宣称它愿意进行合作，以执行这一计划。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比如在温得和克设立一个被安全理事会第566（1985）号决议宣布为非法和无效的临时政府。实际上，南非政府继续非法推行占领纳米比亚领土的殖民主义政策，把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扩大到纳米比亚领土，迫害得到大会承认作为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人。

阿根廷共和国一再谴责南非政府用来长期维持一种违反历史潮流，根本就站不住脚的殖民主义局势的政策。鉴于南非政府采取的这种立场，我们同其他不结盟国家一道表示失望，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也很自然地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具体行动，包括《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措施，以促使比勒陀利亚政权遵守联合国就这一问题和南非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所作出的有关决定。

现在，南非应当放弃藐视和反对国际社会意愿的态度——这种态度只会加剧南部非洲的紧张局势，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此，南非应当采取一种真正的建设性态度，明确和正式地作出保证遵守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承诺。

正如秘书长在有关第435（1978）号和第439（1978）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S/18767和S/19234）中所指出的那样，1985年11月有关各方就纳米比亚选举的代表比例问题达成了一项协定，这样同执行该计划有关的所有条件都已具备。秘书长在这两份报告中还提醒我们，他建议南非政府尽快确定停

火和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日期。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对该建议的反应是提出同联合国计划无关的先决条件。安全理事会在第539(1983)号和第566(1985)号决议中正确地宣布这些条件是不能接受的。

我们认为，根本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合法理由说明不应当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我们同意秘书长的看法：

“如果以现实态度和对纳米比亚居民福利的诚挚关怀去重新检查纳米比亚问题，应当能够为执行联合国计划找到一条出路。”(S/19234, 第25段)

因此，我们要参加成为不结盟国家即将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一项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在这一方面，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应当授权秘书长为冲突各方之间的停火作出安排，并为联合国过渡援助团的进驻采取必要的行政和实际措施。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的其他成员也能够赞同这一倡议。

制止纳米比亚的悲剧、完全彻底地消除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这是国际社会不可回避的优先项目。我国代表团十分希望，安全理事会能够重视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意见，找到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办法。这样的解决办法应当包括承认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权利、承认纳米比亚的民族特征、尊重这个国家的领土完整、以及行使探索和利用自己的自然资源的权利。

安全理事会必须根据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职责，坚持执行第385(1976)号和第435(1978)号决议。如果南非坚持顽固不化的态度，安理会应当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包括《宪章》第七章规定的措施，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将体现出政治意愿，以保证纳米比亚实现独立。安理会不能放松这种努力，应当争取最终在一个独立的纳米比亚建立一个公正、民主和平等的社会。

主席：我感谢阿根廷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茨韦特科夫先生（保加利亚）：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说，我国代表团十分高兴地看到你担任安理会十月份主席，并祝愿你在履行重大责任时一切顺利。我曾担任驻贵国大使，那一段经历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因此，我能在此向身为贵国代表的你问候，确实更令人高兴。

请允许我同样向加纳常驻代表格贝霍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感谢，感谢他以自信和高度专业精神指导了安理会九月份的工作。

在非洲国家集团的请求下，安理会今年四月举行了会议，广泛讨论了纳米比亚局势。会议上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以根据《宪章》第七章向种族主义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迫使它执行载于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中的有关给予该领土独立的联合国计划。至于安理会为什么无法履行赋予它的任务，其理由是安理会成员人所尽知的。

十月二日，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举行了一次部长级会议，彻底分析了纳米比亚境内和周围的局势。分析的结果证明，以前提出的有关该领土独立的措施是明智的，并且迫切需要执行。会后通过的《最后公报》载有许多极其重要的倡议；如果这些倡议获得执行，那么就可以保障纳米比亚人民行使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并获得独立。在这些倡议中，我们要特别强调其中几条，即吁请安理会根据《宪章》第七章向南非实行全面和强制性的制裁，呼吁不再拖延地对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的建立和组成等问题进行磋商。

南非继续反对和蔑视联合国有关纳米比亚独立的许多项决议和决定，并且顽固拒绝加以执行。这迫使安理会再次审议纳米比亚境内和周围的局势，以突出纳米比亚无法取得独立的真正原因，并为求实现最后目标采取必要措施。

种族主义南非猖狂违反国际社会明确表达的意愿和安理会至今为止通过的决定，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这种占领构成对纳米比亚人民的侵略行径。它继续在该领土推行多次遭到国际社会谴责的、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制度。十万占领部队和

警察推行大规模镇压和种族灭绝政策，其严重程度令人发指。今年，我们目睹了纳米比亚局势急剧恶化，其原因是由于种族主义南非加剧对纳米比亚人民的野蛮镇压，屠杀成人和儿童，轰炸民房、学校和医院，破坏财产，袭击工会和教堂，逮捕和折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人、成员和支持者。所有这一切使得整个国际社会对该政权发出强烈谴责。

更有甚者，南非越来越多地将纳米比亚领土用作一个跳板，不停地和无数次地向独立的非洲邻国发动侵略、破坏和颠覆，安哥拉人民共和国首当其冲。正如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部长级会议通过的最后公报所指出：

“……种族主义南非的这些罪恶政策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S/19187，第11段）

我们向前线国家表示充分声援。我们认为，这些国家获得的全面支持将大大地影响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以及这些国家以自己选择的方式争取和平发展。

比勒陀利亚为其拒绝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问题决议和决定进行辩解的主要论点是将立即给予该领土独立与古巴部队在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境内存在联系起来。大会和安理会已经驳斥了这种作为先决条件的联系论点，在第539(1983)号决议中，安理会摒弃了这种一味坚持将纳米比亚独立与毫无关联的外部问题联系起来的作法，认为这不符合第435(1978)号决议。我们同样坚决认为，必须结束与比勒陀利亚政权进行“建设性接触”的政策。众所周知，与种族主义南非在军事、经济、政治和核领域进行合作的政策支持了该政权，使它得以继续傲慢地对待纳米比亚人民要求民族独立的愿望、甚至联合国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和决议。

有人企图将纳米比亚问题说成是东西方全球冲突的一部分，以此来改变纳米比亚问题的性质，我们坚决反对这种论调。纳米比亚问题是非殖民化、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问题；也就是说这场冲突有两个方面，一方是为独立而战的纳米比亚人民，另一方是南非占领政权。

随着该领土局势的不断恶化，纳米比亚人民几十年来在其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下为实现民族独立进行了英勇斗争。他们有正当和不可剥夺的权利，应用《宪章》所载的各国人民自决的原则，以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各种手段同侵略者和占领者进行斗争。所有珍视联合国理想的人民和国家都站在纳米比亚人民一边。保加利亚人民全力声援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民组领导下进行的英勇斗争。我们将继续多方面地支持他们的民族独立斗争。

纳米比亚境内及其周围的冲突进入了一个危急阶段。国际和平与安全不仅仅在南部非洲受到威胁。因此，联合国有责任采取适当步骤，以便确保立即，全面地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以和平手段解决这一危险局势也将为建立包括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第41届联合国大会上建议的普遍国际安全制度作出具体贡献。

今年和1986年在无数的国际政府间和非政府论坛上通过的文件明确指出，《宪章》第七章规定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使用这一有效和平手段——全面强制性制裁。安全理事会肩负的寻求纳米比亚问题解决的历史责任应予以强调。因此，安理会必须为取得明显的进展作出贡献，从而也大大促进用新的政治思想和适当的做法一劳永逸地对付和处理影响到全人类利益的重大世界问题，这些问题在国际关系中越来越显著。

主席：我感谢保加利亚代表对我说的友好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喀麦隆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恩戈先生（喀麦隆）：主席先生，我们恳求你，并通过你恳求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免去传统的礼节，因为这一时刻和摆在安理会面前的议题的严重性使我们充满沮丧和愤怒的情绪。主席先生，你一定知道，我们十分尊重你和亲爱的贵国。我们高尚的前辈的传统不允许我们对我们的兄弟格贝霍大使上个月在领导安理会时显

示的尊严和素质公开流露出一自豪感。

我们十分感谢有机会参加安理会的审议，并诚挚地希望，安理会的决定将在公众对多边进程的观念中架起一座信誉更高的桥梁。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过去努力的结果也许未能给定期举行的审查当今紧迫问题的会议赋予一种合法性。我们看上去似乎在达成措词和内容的妥协方面炫耀技巧，这些妥协充其量只是向那些受害者传达一种错误的乐观情绪，而我们却声称在处理他们的危险和困境。

喀麦隆是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一个忠实的成员。我们到这里来不是参加恶语攻击和谴责的合唱。这种大合唱似乎是这种性质的机构的特点，它开会处理在纳米比亚所属的南部非洲象火山一样爆发的反抗和绝望。

我们争取这一机会不是要重复旧论点，甚至也不是用新字眼重复旧论点。我们不是来重弹已成为对比勒陀利亚种族隔离制度的大头目流于形式的谴责的老调，在我们大家看来，这些大头目正面临着一场自我毁灭的文化和道德衰败的危机。

我们也不是来对我们当中的某些人作出裁决，他们不同意对种族主义的罪过和危险以及在该地区剥夺人权和基本自由所作出的共同的政治评价。

对我们来说，眼下通用的行话所说的有选择的骂人，联系的概念，相互勾结，以及摇摆不定的种族动机等等，都是众所周知的东西。这些东西组成的论点导致了效果适得其反的否决，无益的分裂和没有决心执行的决议。记录中充满了绕过行动的决议。

我们还似乎在日益高涨的反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呼声中得到令人可笑的安慰。有些人对一天的努力取得了成果而感到满意，因为多数票赞成大会纸上的内容；其他人则因有否决这一有力的武器，可以防止在安全理事会的类似文件中出现任何不合口味的措词而充满相心，并感到放心。

所以，每年年底，政治戏剧中的各方都怀着贵族般的胜利和心安理得的心情。在这当中所涉及的所有中心问题却没有解决。我们作出的决定与南部非洲严重危机所要求的真正解决方法之间毫无实质性关系。而当二者从表面上看来有实质性关系时，缺乏后续行动意味着我们只是空谈，并且有意让毫无相干的风暴压倒我们的努力。

比勒陀利亚政权对我们的拖沓已经习惯了，并不再从这一机构——一个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设立的机构的行动和无所作为中看到任何威胁。

因此，南部非洲仍在流血。男男女女和儿童的哭喊声响彻全球，他们在绝望中要求得到帮助——帮助他们生存下去、帮助他们结束无意义的交战和战争状态。对道德和残忍荒诞地重下定义助长了暴行，死亡和对物质资源的破坏。

鲜血正在流淌。在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代表在丧失理智的种族灭绝的荒诞行动中受到猎捕。

鲜血在流淌，使炫耀手中权力的人物的形象无法挽回地黯然失色，迫使南部非洲各地特别是纳米比亚的黑人人口不可避免地采取在开始要求基本自由时从未考虑过的反抗措施。

由于比勒陀利亚政权用极其蔑视和傲慢的气势讥笑我们整个的态度和怠惰，在非洲这一地区没有人能领导着我们避开未来明显地会发生的悲剧。更多的人将会丧生，留下了时光都难以治愈的无法抹掉的伤痕。几代领导人出生在这一地区，在最可恶的种族主义和违反我们理解的道德与尊严的环境中经受锻炼。本地区的各国人民——其中一些是所谓关注未来的白人——期望着国际上会出现照亮笼罩其祖国的黑暗的光芒。国际社会给予我们的只是空话和决议，但是由于毫无效用，现在已经丧失了现实意义。我们相对的自满已多少次证实了莎士比亚预言式的哀叹。正如悲剧《儒略·恺撒》中人物马克·安东尼所说：

“血流成河，残垣断壁，
恐怖的景物已习以为常，

目睹亲儿被战神撕裂，
连母亲也只会面露痴笑”

(《儒略·恺撒》，第三幕第一场)

看一看电视对南部非洲事件的报道。实际上，目前看到的到处是血流成河，残垣断壁。我们的母亲们——是的，哪怕是以全身心维护家庭的母亲——在其手无寸铁的具有反抗精神的儿子不愿被奴役而选择死亡时，又是如何露出愤世忌俗的笑容。看看始终是我们非洲人面部特征笑容又发生了什么变化。看穿了这一切，才能想见等在前面的是什么。还要多久其他国家才能顶得住已逝者和付出昂贵的血的代价的虽生犹死者的谴责？对于使独立的纳米比亚或者阿扎尼亚人民看不清多种族和谐建设国家的这一远景的乌云，各国人民还能容忍多久时间？

我们坚信，这次会议是认真呼吁实现停战——古希腊奥林匹克式停战的恰当时机。让我们共同检查一下世界的良知出了什么事，以便了解是什么挡住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不清周围的危险。

安全理事会这一历史性机构应当让人类不要那么一味注意着被夸大的全球核灾难的危险，因为这已不大可能，人类已经成熟起来，意识到这场灾难会给地球上一切人类生存带来什么样的祸灾。安全理事会的各位成员，我亲爱的朋友们，当务之急是要开始新的一个进程，找到解决当前紧迫问题的有效和实际办法。一旦我们忽视在瘟疫种子正在传播时采取行动有些紧迫的问题就可能使全球的和平与安全在实际上瘫痪。安理会今天审议的项目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南部非洲不再是远离主要经济和军事大国的地方。它是本世纪两次大战中战胜国的重要战略利益所在。它仍然会具有这样的或更多的利益。核武器已经进入这一不安定的地区。这种局势继续助长了军备竞赛，如果军备竞赛现在得以控制，则会释放能量与资源，使其转而用于发展的努力。但对这一局势忽视或任其恶化，则会逐步形成迫不及待地要发生的全球灾难。

纳米比亚取得自由，在南部非洲恢复非洲人人格的尊严与价值，以及前线国家。

特别是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实现和平与安全——这一切不仅将为该次区域而且为整个非洲带来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时期。

一个自由的纳米比亚、和平的莫桑比克、不受骚扰的安哥拉和摆脱对没落统治阶级的幻想的南非，就会与非洲统一组织其他成员国一道，取得各自应有的地位。加强非洲在残酷现实中战胜经济困难的斗争。非洲一旦获得解决其内部经济困境的公正机会，就不会再成为国际社会工业化集团的负担。我们只要通过合作，摆脱军备和内战的恶魔，就会加强我们的能力，用当今很多大国快速发展的同样资源来发展我们非洲大陆。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南部非洲有争取和平与正义的多种激励因素。另谋他途，失之浪费过大，而且对我们这样一代已悟事理的人来说，可惜可恶。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安理会必须果断行动，制止继续使纳米比亚丧失自决和自立、长期使该次地区动乱的敌对行为。安理会必须完成这一任务，因为它肩负《宪章》规定的责任，更因为具有能力和政治与军事影响力的国家正是本机构的成员国。

从根本上说，即使在比勒陀利亚的领导人心目中，纳米比亚的自由从来就没有真正成为争议问题。全世界都欢呼安理会在第385(1976)和435(1978)号决议所体现的成绩。全世界翘首以待地不外乎要求安理会采取有效步骤，执行获得全体常任理事国，以及更有意义的是比勒陀利亚全面支持的文件。尽管博塔先生仍要顽固地横生枝节，秘书长的报告还是强调指出比勒陀利亚对第435(1978)号决议继续拥护。

因此秘书长——其不事声张的外交活动必须加以表扬——通知纳米比亚理事会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中所提出的条件均已得到满足。我们已听到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人宣布，该组织它愿意签署和遵守停火协议，这再次表明它特有的本性和对和平的期望。安理会必须使大家难能可贵地感到国际机构和非常的信誉多边进程。安理会必须全面支持就必要的后续行动进行谈判以加强秘书长的力量。

安理会如其母体——联合国——一样，只是一个法人。归根结底，是各国的意愿和行动促进了它的实现。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承担着基本责任。人们可以要求秘书长大力贯彻现行《宪章》原则，但除非各常任理事国具备此种政治意愿，并且作出具体承诺，以便在纳米比亚自由问题上消除相互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对抗，否则，秘书长将一事无成。

我们再次借此机会，吁请美利坚合众国认真对待我们寻求持久解决的要求，铭记其国家缔造人关于人类自由的伟大理想。美国是在大革命中诞生的一个国家，这场革命宣布了某些不言自明的真理：

“人人生而平等，享有某些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反抗不平等，热爱自由，这些构成了美国政治血型的精华。

正如第二任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所言：

“革命在（独立）战争之前即已发生。革命植根于人民的心灵之中”。

今天的纳米比亚人民同二百多年前的美国人民有着同样的思想和经历。南部非洲人民怀着渺茫的希望，注视着美国这样一个有理由为其经济发达、技术先进、社会进步而自豪的大国庆祝其二百周年纪念。这个伟大的国家不能让这些人失望。当其他地区的芸芸众生还在美国人从道义和精神上无法予以接受的条件下挣扎的时候，作为一个以这些崇高理想为其根本的美国民族所享有的自由，不禁成为人们怀疑的对象。

美国人民和他们选出来的国会议员正在日益清醒地认识到这一悲剧并作出反应。难道我们不可以请求这个国家出于四海皆兄弟之心和友谊之情，积极支持纳米比亚和该一地区的持久和平吗？美国必须充分意识到，纳米比亚的自由再也不能拖延了！

我们并向另一个在本世纪一系列历史性革命巨变中诞生的国家——苏联发出呼吁。苏联的历史是伴随着十九和二十世纪的起伏旋律而跃动的，这些旋律促成了

本世纪初到三十年代之间的革命时代。俄国人民目睹了导致我们时代一种主要制度的那些变革。解放农奴；被远东一个国家打败；两次世界大战，所有这些都使一个融汇了欧洲和亚洲血统的国家坚强起来，使苏联能够理解为求生存而进行的斗争的性质。尼古拉二世曾经预言，压抑的条件将使“采取极端形式的社会革命…不可避免”。他们同样应当理解纳米比亚人民和南非黑人因渴望自由而感受到的剧痛。

苏联领导人宣布对本组织和建立在《宪章》原则基础上的国际和平承担义务。近来它针对这一声明采取的后续行动表明，它有此为促进国际和平进程而作出贡献的政治意愿。这是令人感到欣慰的。苏联支持各国人民争取自决权的斗争的政策应当促使领导层来进一步探求如何来实现这一政策的各项明确目标。

我们正在穿越希望的绿洲，进入许多领域中国际动荡的荒漠。美国和苏联之间的首脑会议，以及在较低级别上伴随而来的磋商，提供了一次两个超级军事大国进行非对抗性对话的机会。它们通过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正在步入历史的进程。在我们这个时代共同的崇高理想的激励下，它们可以有更大的作为。它们倘能共同肩负起加速南部非洲和平事业的理想，便可以创造历史。它们可以向南部非洲冲突各方提供保障。

现在，比勒陀利亚政权必须明白，它为南部非洲子孙后代的前途选择了一条错误而危险的道路。殖民主义者为了拖住时代的脚步而推行的制度很可能将证明是不合时宜的。在目前形势下，年复一年的花言巧语使得它们难于放弃种族隔离政策。精神上的怯懦是令人痛苦的。博塔及其同伙一定在内心深处默默地祈求救赎。让我们给他们提供一个变革的借口。让我们向他们表明，这一世界机构确实准备进行变革。让我们来呼吁停火或停战，因为此时此刻，事情已清楚地表明，即使取得了核能力，也无法永远压制人民的意愿和决心。必须停止进一步的流血和镇压。

我们向法国和联合王国发出呼吁，这两个国家都在革命中有过动荡的构造期，都曾以它们的语言和文化帮助调和各国之间和各国人民之间的新型关系。我们强

烈要求这些国家参与结束南部非洲的恐怖统治和对人力和物力的浪费。那里所发生的事情与它们文化的伦理观和它们所如此珍惜的法律规范是完全不相容的。

这两个分别给世界提供了《大宪章》和《拿破仑法典》的国家应当积极支持自由事业，因为这些历史性文献正是在抵制残暴和非正义的基础上产生的，我们的兄弟姐妹正是生活在这些残暴和非正义的条件下，而他们为了表达对此的抗议，却遭到装备精良的占领军穷凶极恶的屠杀。

我们呼吁这四个国家——美国、苏联、法国和联合王国寻求新的措施，提出新的指导方针来确保顺利实现第435(1978)号决议的构想。或许这是最后一片仍然有待开发的和平疆域。不要让细枝末节转移了你们的宏大努力。

我们还要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发出呼吁，它是当今时代的技术大国，在历史上曾与殖民主义的过去有着联系，当它知悉70年前不得予以放弃的西南非洲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时，一定会洒下同情之泪的。它对非洲发展采取的现实主义政策是值得赞赏的，但同时对于苦难深重的朋友也就承担了额外的义务。纳米比亚需要它来帮助推动变革，并规划一个真正自由和繁荣的前景。

我们还必须向我们的中国朋友发出呼吁，它同样也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它的东方智慧可以为这个混乱的世界廓清方向。由于它们同历代被剥夺者有着同样的理想，我们相信中国政府 and 人民会施加压力，影响那些借口一场共同事业中有着不同手段和方法而无所作为的人们。

“革命”一词不应吓坏任何一个大国。他们自己的经历表明，对战斗中的寻求自决的人民来说，它意味着一种不可避免的变革，这种变革将实现人类精神的解放、激励新的人际关系，实现更美好的生活。一场革命后来是否遇到背叛是无要紧要的。纳米比亚寻求一场革命的变革，是为了找到机会开始缔造他们自己的命运，而不是去破坏任何邻国和人民。他们有按照自己的意愿管理或者——如果你们宁愿作出外界判断的话——错误地管理自己的根本权力。

诸位大使和代表们，让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的这些人不要加入逃避者的行列吧。归根结蒂，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我们在这里的这些人 是各国政府的代表，这些政府与这个会议厅里的政治和外交气氛相去甚远。各国政府把推动和评价对国家外交政策反应的责任交给了我们。

纳米比亚问题包括很多方面。我们不能逃避道义和职业上的责任，要为我们的信仰和《联合国宪章》的目标而奋斗，《宪章》为这里的普遍愿望提供了共同的基础。利用一切机会施加我们个人的影响是我们对我们的政府、国家、人民和尊严所负有的责任。我们呼吁为加强所有人的良心作出贡献；纳米比亚向我们所有人提出了挑战。

很多艺术家，包括歌曲作者都加入了对时代发出的共同呼吁；我们从广播中听到了这首歌：

“人民到处渴望自由。

如果有个人需要帮助，

你所要做的只是帮他。

人的壮志是获得自由。”

一位非洲裔美国诗人以怀念儿子的极度痛苦恳求道：“不要抹去我的眼泪！”她在非洲的母亲今天也一定在向我们所有的人发出同样的恳求：

“不要抹去我的眼泪——

流血和破坏已不再是我的恐惧，
我为我的孩子们悲伤，
也为我孩子的孩子们悲伤。
他们没有享受过和平，不理解我的爱。
有人在那里制造没有爱的国家。
我为他们所有的人流泪和哭泣，
悄悄地我请求帮助
救救我的丈夫、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我的朋友、我的国家和他们的未来，
我的哭声好象没有人听见。
好象没有人介意。
联合国在哪里？
上帝在哪里？噢，上帝，你在哪里？
不要抹去我的眼泪！
我的人民已经学会
自由只能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实现，
即使是我们微弱的一点力量；
给他们自由吧！
不要抹去我的眼泪！
我的眼泪现在对我已无所谓了！
先抹去发了疯的比勒陀利亚的恐惧吧。
他们把我从我小小的家中赶出去；
他们抢去了我的农田、锄头和谷物。
先抹去使我成为寡妇、失去子女和朋友的情景吧。
让我离开这里，回到我的家、我的农田、我的锄头和我的谷物那里去吧。
给我的人民以自由吧。

去告诉那些杀害我的人民的人，
去告诉那些企图戕杀我精神的人，
去告诉他们，告诉他们住手。
去告诉他们，告诉他们我也为他们流泪。
为我，为我们，请你做这些事吧？
消灭残暴、掠夺、死亡和不公正。
你也就抹去了我的眼泪。”

主席：我感谢喀麦隆代表对我的友好讲话。

下一个发言人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在会议桌上就座并发言。

奥特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愿对您担任安全理事会十月份主席向您表示祝贺。您丰富的外交经验无疑将有助于这些极其重要的会议取得我们所有人都渴望取得的圆满成功。我们祝愿您为纳米比亚人民的正义事业取得完全的成功。

我们还要向加纳代表詹姆斯·维克托·格贝霍大使表示崇高的敬意，他以其众所周知的外交技巧和巨大的献身精神指导了安全理事会9月份的工作。

我国代表团感谢您主席先生和安全理事会的成员给我这个机会，阐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纳米比亚局势的立场。

周年纪念日和其他纪念日在人民和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些纪念日往往是人们考虑自己的力量并以骄傲和喜悦的心情回顾已经取得的成就的日子。同时它还给人们以鼓励，使人们努力取得新的成就，作出新的努力。而正是这后一个方面同尚未解决的纳米比亚问题的事件有关。我想到的是目前给予纳米比亚人民及其解放运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声援周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今年成立二十周年。这两个事件都表明纳米比亚人民仍被剥夺着他们取得自由和独立的权力。恰恰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两个事件一定会促使我们为纳米比亚的正义事业作出加倍的努力。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深深地致力于这项任务。特别是，因

为我们面对的现实是这个问题似乎还远未得到解决。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这场辩论的过程中已经很清楚，我国代表团一直密切注意着这场辩论。

在他昨天的发言中，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代表、外事秘书西奥·本·古里拉布先生讲述了比勒陀利亚及其同伙为阻止公正解决、实现新殖民主义安排而采用的各种手法。我们还听到了这个罪恶政策每天给纳米比亚人民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这些后果大大超出了该国国界的范围。

未获解决的纳米比亚问题被正确地解释为该地区持续的危险局势的主要根源。南非10年之久的非法占领和剥夺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权和独立是对国际法准则的公然违反。它对该地区以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而且，被占领的领土还在被比勒陀利亚用来作为对邻国进行侵略和搞颠覆和国家恐怖主义活动的跳板。最近，就在这个月，安哥拉再次成了种族隔离政权这一政策的受害者。

不必再多说什么来证明这一不可避免的结论了，即安理会应该最后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安理会的主要任务应该是采取坚决的行动，不折不扣地执行自己的决定，安理会中那些否决或投票反对制裁从而阻挠执行第385(1976)号决议和第435(1978)号决议的西方国家应认识到这一点。

事实上，哪个问题更重要？是确保跨国公司靠掠夺纳米比亚攫取的利润，还是实现纳米比亚人民的独立和自决的崇高目标？我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同那些以进步、人道和和平的精神回答这一问题的国家站在一边，并为此感到自豪。

我先前提到比勒陀利亚策划以新殖民主义的方式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最近的事态发展表明南非政府正在不断想出新花招以达到此目的。该政府无视联合国有关决议，在傀儡的帮助下，企图给纳米比亚假独立。比勒陀利亚想借此骗局达到两个目的：一方面以保全脸面的方式甩掉殖民地，并向外界摆出一付积极的态度；另一方面保持其对这一资源丰富的领土的统治权。

种族主义分子的这些违反国际法的活动得到西方人士的支持，这些人士企图通

过定向的所谓发展援助巩固被安理会第566(1985)号决议宣布无效的温得霍克傀儡政府。我们认为纳米比亚人民应当根据第435(1978)号决议通过有各阶层人民参加的自由自决决定他们的未来。占领者和西方人士通过起草宪法、举行公民投票或其他政治伎俩实行内部解决的企图都是对这一世界组织的公开挑战，本组织应予坚决反击。

比勒陀利亚实行威胁和平的政策，无视联合国关于种族隔离和纳米比亚的决定，这一切都证明南非政权根本无意通过政治方式解决南部非洲问题。该政权伙同其亲密的盟友为给予纳米比亚独立规定种种先决条件。

恰恰在以第435(1978)号决议为基础的该问题的解决方案似乎有望达成的时候，提出了这些先决条件，真是典型之极的作法。南非的要求从而成为执行安理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决议的主要障碍。

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其它前线国家及西南非组一再表现出他们的美好意愿，为迅速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及该地区的其他问题作出建设性的贡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欢迎最近安哥拉政府就缓和该地区局势采取的主动行动。安哥拉的建议表现出公正解决南部非洲问题的政治意愿。

一项与此截然不同的政策便是所谓的建设性接触，其破坏性已经不只一次地暴露出来。这一政策已经成为露骨地支持比勒陀利亚的同义词。

南非政权应当在国际上受到孤立，以迫使它投降，从而使该地区的所有人民能够在不受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由地决定他们的未来。

因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支持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南非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的要求；如果比勒陀利亚继续拒绝合作，不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希望安理会采取适当行动。

只要南非及其同伙继续阻挠纳米比亚独立，纳米比亚人民将在西南非组的领导

下继续坚持解放斗争。国际法是在他们这一方的，他们肯定会得到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包括我国人民的支持。

主席：我感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突尼斯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会议桌就座并发言。

卡若伊先生（突尼斯）：主席，首先请允许我完成一项令人十分愉快的任务：最热烈地祝贺您担任安理会十月份主席。突尼斯十分高兴看到您担任主席，因为贵国同我国有着最好的友好合作睦邻关系。

我还愿向您的前任，加纳的格贝霍大使表示同样由衷的祝贺，他以堪称楷模的方式主持了安理会九月份的工作。

鉴于要求安理会讨论的问题之严重性，而且由于它所引起的反响和带来的希望，安理会再次开会表明其态度，这是在联合国帮助确定的理想和原则的鼓舞下进行的，对这些理想和原则，安理会有责任维护并使其得到执行。

在二十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候，在本组织通过了载入大会第1514(XV)号决议的宣言二十五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仍在处理有关执行被称之为自决、独立、自由和正义等原则的问题。

时至今日，在非洲土地上，还有纳米比亚人民为争取尊严和独立的权利得到承认而斗争；在同样的非洲土地上，还有一块飞地，在那里压迫，镇压和剥削已成为制度，在那里建立的一个政权完全无视人民自决这一不可剥夺的权利，并为其自私的利益，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地无视国际社会的意愿和联合国的决定。

我们认为，纳米比亚人民至今尚未赢得自由和独立，这是不容许的。纳米比亚事业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支持，联合国已将这一事业作为它本身的事业并为它承担了责任，有鉴于此，我们认为这就更加不能容许了。

我们认为，九年前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为公正持

久地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提供了基础和方式，这一决议仍是任何旨在这一地区建立和平和稳定的解决办法的基石。

我们对南非不让纳米比亚获得自由丝毫不应感到惊奇。我们早已分析并认清了南非的这一保留态度就是蓄意拒绝接受任何符合公正和法律解决办法，而公正和律的概念是与种族隔离的信条是水火不相容的。使我们感到惊奇的是，至今为止国际社会显然对比勒陀利亚政权无能为力，无法让它在法律面前低头。使我们特别感到惊奇的是，我们感到有些人在过去几年中成功地改变了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讨论的性质。

事实上，有人要将非殖化和一国人民自决权这一实质问题降到次要地位，他们要将讨论转向一些附属的问题上，这些问题是人为地附加上去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与联合国的计划及纳米比亚人民争取尊严和独立的斗争毫无关系。

我们应回到实质问题上，这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认为，目前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是等待南非政权表示良好意愿，同意实施纳米比亚人民自决原则和宣布纳米比亚独立，还是要使南非无法继续反对这样做。权力会根据本组织通过的几个有关决议转移到纳米比亚人民手里吗？联合国根据第435号（1978）决议所费尽努力制定的计划还有取得成功的一线希望吗？

这就是我们自我发问的问题，我们对这些问题充满焦虑，怀疑和希望。我们说希望，因为我们深信自由和公正的原则，我们深信谈判和对话具有的好处，我们永远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我们甚至希望理性将占上风，即使是在那些完全无视人类价值和国际法基本原则的人中间也是如此。我们说希望，首先是因为我们宽慰地觉得联合国的计划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支持和保证；因为我们坚信南非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四面楚歌，它将不能继续采取傲慢和蔑视的态度。

另一方面，我们之所以抱怀疑的态度是因为比勒陀利亚政权至全是建立在压迫和侵略的基础上的，它不会自动地接受谈判的语言或者民主或选举的概念。

南非政权在国外持续推行它一贯奉行的侵略政策，侵略邻近的非洲国家，在国内则因实行非人的种族隔离政策而臭名昭著，它对无辜的人民敲榨勒索，施行暴力，对那些唯一的过错就是信仰自由的存在和尊严的年青人，他们打着公正的幌子判处死刑。我们对这样的政权还能够指望什么呢？

纳米比亚解放运动领导人之一托文·赫曼·杰·托文在1968年在一个南非法官宣布判处他二十年徒刑后说：

“我们并不是南非人，我们是纳米比亚人。我们今天不承认，将来也不会承认你们有权统治我们，将在没有我们参加的情况下制定的法律强加给我们，我们也不承认你们有权这样对待我们的国家，似乎她是属于你们的，似乎你们是我们的主人。”

我们都很清楚某些人所说的他们采取的对比勒陀利亚施加“道义压力”的方法所带来的后果：南非照旧肆无忌惮地采取傲慢态度，以种种最站不住脚的借口坚持其蔑视傲慢的态度。

现在是时候了，应该采取行动，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加强国际团结，使用宪章规定的手段，特别是实施全面强制性制裁的规定，因为仅此才会使南非丧失继续采取傲慢和蔑视态度的手段。我们必须对纳米比亚人民，整个非洲和全世界所有热爱和平和公正的人民的长期愿望作出反应。我们坚信纳米比亚人民作出的牺牲不会白费。纳米比亚人民合法代表和唯一真正发言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决心和高瞻远瞩将使纳米比亚在不久的将来获得自由和独立。

我们建议合法实施宪章规定的强制性措施，制裁违法行为、强占和种族主义暴力。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永远消除种族主义。

主席：我感谢突尼斯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索利·西梅拉内先生，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他发出了邀请。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其发言。

西梅拉内先生：主席先生，我首先借此机会祝贺你杰出地主持了安理会会务，尔在整个审议过程中表现出极大的耐心。

我还要赞赏你的前任加纳大使，他作为九月份安理会主席表现出才干和外交技巧。

我们从昨天开始，在这里听取了一些代表的发言；任何人，只要他的心不是石头铸的，都会为之而动。令人沮丧的是，某些安理会成员也许出于坚持种族主义原则或贪婪的自私目的，对来自纳米比亚和南非酷刑地牢中的高声抗议充耳不闻，继续同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保持友好。正是一小撮心理不正常的人们在纳米比亚和南非对人民施加酷刑。

众所周知，1948年在全由白人参加的选举之后，南非国民党当政。同年，种族隔离成为国家正式的意识形态。其支持者公开宣称，这是纳粹主义的变种。这些南非国民党的领导人和成员们当年曾因他们公开支持希特勒的言论和活动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投入监狱。

西方盟国与苏联密切合作，消灭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刚刚3年，世界上就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现象：西方毫无顾忌地扩大其与南非种族主义隔离政权这一纳粹主义在南非的再生体的合作。由此而为白人带来的经济繁荣迅速地侵蚀了仍然属于黑人大多数的残缺不全的权利。我们人民的实际情况也迅速恶化。白人及其包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内的西方同伙们所获得的繁荣直接来自对我们人民的压迫、剥削、驱逐、掠夺和虐待，其程度不亚于希特勒的方案。

种族隔离政权继承了镇压性的白人少数种族主义定居者殖民主义统治三百年之久的遗产。在过去40年里，它企图最终解决白人少数种族主义统治在我国的生存问题。它为了达到这一最不人道的目的，将我国变成了警察国家。仅在过去两年内，它就通过连续宣布范围日趋扩大的三次紧急状况法，对黑人城镇强迫实行军事管制，在采取残酷措施中野蛮对待数以千计的婴儿和儿童。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带着法西斯主义的烙印，出于狂妄的扩张主义野心，

竭力为自己建立缓冲区，在当地称王称霸。在这方面，该政权践踏国际法准则，自1966年其委任统治权被终止以来，一直非法强行占领纳米比亚；十多年来，它甚至通过使用军事侵略，经济讹诈破坏和公然政治颠覆等手段，企图破坏和征服南部非洲的前线国家和其它非洲独立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南非政权都是以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为发动场所，进行这些犯罪活动。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为了维持其暴力镇压性非法统治，将纳米比亚变成一座大军营，在那里，士兵与平民之比为13比1。为了扼杀西南非人民组织领导的纳米比亚人民武装抵抗力量，种族主义政权不断屠杀平民百姓，轰炸教堂和迫害基督教徒。最近，该政权担心劳工运动在整个斗争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它采取恐吓纳米比亚工会主义者的手段。它使用自己的军事力量，或通过“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安盟）”和“莫桑比克民族抵抗运动”这些雇佣军匪徒，继续在该地区的前线国家和其他非洲独立国家内制造大规模的悲哀、苦难、死亡和破坏，迫使这些新生国家政府将来可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限资金用于军事防御。比勒陀利亚在该地区点燃烈火，并使火焰越烧越旺。

不久前，我们从秘书长报告中满意地得知，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包括执行选择选举制度协议方面的所有正式合理要求都得到满足。但我们高兴的时间不长。里根政府仍然坚持其联系政策，这实际上是不恰当地将纳米比亚独立的前景作为交换享有主权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合法政府权利的条件；安哥拉政府完全有权根据自己的合理安全需要，邀请自己愿意的任何人员，并将他们保留在自己的国境内。古巴国际部队应邀进驻安哥拉，保卫该国的领土完整和人民主权，使其不受南非的侵略。南非继续占领安哥拉南部部分领土，继续袭击该国。在我们看来，我们开始考虑将古巴国际部队从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撤出之前，首先应消除种族主义南非的威胁。至于什么时间和如何撤出，这应由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行使主权，作出决定。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还坚持企图建立象“临时政府”这样的不幸的混合物，其目的在于拖延时间和不接受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

里根政府和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同意第435(1978)号决议的条件是一项同纳米比亚毫不相干的秘密议程，它们没有诚意以行动兑现它们开始说的话，因此，它们已表明不准备支持纳米比亚获得自由。然而，纳米比亚人民不能永远受苦受难下去。不能再拖延纳米比亚独立。

种族隔离制度不能永久存在下去。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的斗争和整个地区人民的抵抗最终将结束种族隔离制度。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是：还能让点燃南部非洲的种族隔离制度持续下去，将火焰变成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熊熊大火吗？世界显然要回答：不能。

我们必须拒绝联系解决办法和种族主义政权在纳米比亚采取的单方面行动。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应通过安全理事会采取所有必要措施，包括根据《宪章》第七章对种族主义南非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以确保不再拖延实施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

我们不要忘记：过去一些国家试图姑息纳粹主义，其结果是造成千百万人的死亡。让我们记住乔治·圣塔亚那说的话：“那些不能牢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演过去。”

最后，我要重申我们的原则：支持我们的兄弟、英勇的纳米比亚人民，支持我们姊妹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民族解放运动。同样，我们重申声援西撒哈拉人民及其先锋队波利萨里奥，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及其唯一真正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声援所有各地正在为反对压迫和剥削、为民主、和平与进步而斗争的人民。

主席：我感谢西梅拉内先生对我说的客气话。

鉴于时间已晚，我想现在休会。在安理会成员国的同意之下，安全理事会继续审议本议程项目的下次会议将于今天下午3点开始。

下午1点散会